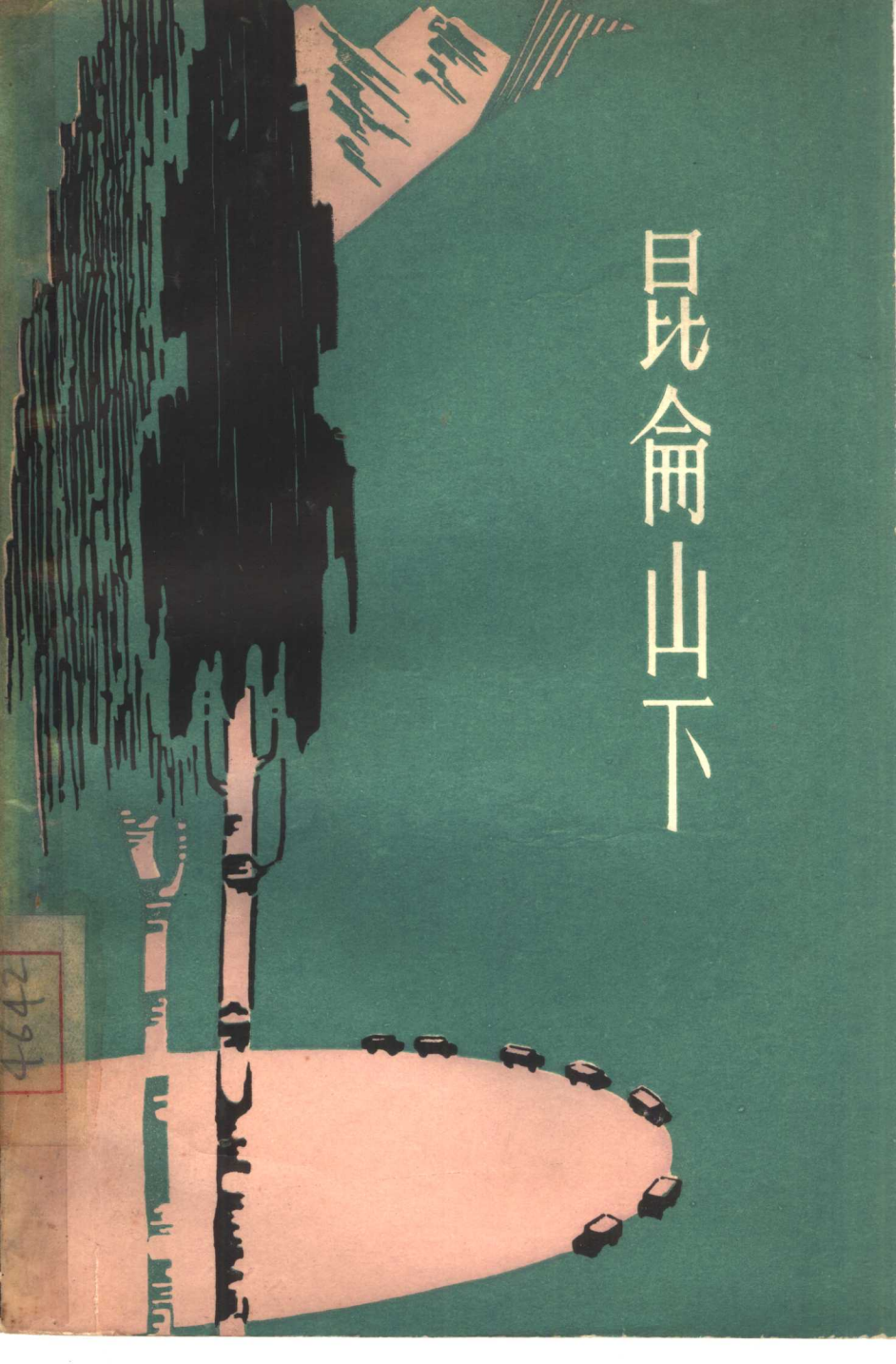


日比倫山下



4642

昆 侖 山 下

杨友德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西宁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几年来所写小说、散文的选集，共收入十三篇文章，内容大都写的是青海高原的社会主义建设，以及人们在各个建设岗位上所表现出来的勤劳、勇敢和乐观主义精神。在书中，你会看到全心全意为地质队员服务的管理员“秦老汉”和公而忘私、国而忘家的生产队长祁才藏，也会看到正在成长中的土族女队长朱十六花和粗中有细、泼辣中带有温柔的女社员玛依姐。此外，如坚持原则的老书记，热爱奖章的小王，向往革命的“小鬼”的形象，也都令人久久不能忘怀。

作品生活气息浓厚，有强烈的时代感，语言朴素平实，是一部能激动人心的作品。

昆 仑 山 下

杨友德 著

*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青海印刷厂印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4 $\frac{1}{2}$ ·10,000字

1963年8月第1版 196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

*

统一书号：10097·281

定 价：(2)0.42元

目 录

- 管理员..... (1)
- 持有奖章的人..... (12)
- 朱十六花..... (19)
- 老书记..... (33)
- 玛依姐..... (50)
- 马哈里木..... (58)
- 祁才藏..... (73)
- 广阔的盐海..... (85)
- 英雄巧绣羊毛帽..... (94)
- 好啊，赛什克..... (106)
- “小鬼”..... (114)
- 一条银白色的二道幕..... (125)
- 幸福的回忆..... (130)

管 理 員

那是在开发柴达木盆地的第一年——一九五五年六月的一个夜晚。

抬头望，看不见星星，瞧不见月亮，漆黑的旷野，狂风卷着碎石沙粒嘶吼着，劈头朝我们四个夜行人猛烈地扑来。

戈壁滩的天气，真叫人难捉摸。忽而喜，忽而怒，忽而风沙满天，忽而又平静得纹丝不动。黄昏时，天上还是晴空一片，转眼间，就陡然起了变化。看来，我们四个人，只好当“团长”露营了。

今天，当我们离开营地二十多公里时，迎面的风，就送来了·一阵沁人肺腑的石油香。于是，几个年轻的大自然征服者，一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。有的说：“今天可捉到一条大鱼了！”有的说：“一定能找到个更大、更有希望的‘石油构造’！”果然，顺着传来油香的方向，我们滑沙丘，爬岗峦，足足走了七个多小时，便发现了一条“地蜡带”。兴奋、愉快、胜利、自豪，使大家忘掉了疲劳，忘掉了时间；每个人，都埋下头，记录岩性，描述地属，专心专意地工作。我这个野外随行工作人员，也夹在大家中间，帮着拉皮尺，作标记。不知不觉，天就黑了。一时，我们竟忘了来路，找不到分队部的准确方向。

有野外生活经验的人很清楚：在这样风沙之夜里，是万万不能贸然行走的，否则，将会招致不可想象的后果。同时我们也明白，即使这时候营地燃起篝火，给迷失归途的人发出信号，我们也看不见它。因为这里距离分队部的路程太远了，何况还有数不清的沙梁、山岗挡着。现在，只有在洼地里，用小

榔头捣个沙坑，几个人把大腿塞进去，相互靠着，遮寒取暖，等待天明后，辨别清楚方向，再去寻找营地。

小半夜，风停了，沙住了，朵朵黑云向四下里散开。一轮上弦月，正挂在当头，撒着皎洁的银光。我们四个人冻得睡不住，便扯起闲话来。这个说，在我们今晚当“团长”的地方，很可能竖起未来的“石油城”的第一口探井；那个说，它也许是炼油厂的大门。小陶却武断地说：这里一定是“昆仑花园”的鱼池，并且，他还准备在星期日到这里来观鱼赏花。大家正谈得热闹，突然，从远方传来了喊叫声：“噢！——你们在哪里呀？”接着，又是一声：“喂！小陶！——小陶！——我是‘彘老汗’呀，我是‘彘老汗’！”

“‘彘老汗’？”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喊出这样一句。再侧耳细听，哪来的什么人的喊声！深邃的戈壁滩，依旧静悄悄的，静得只能听到我们四个人的呼吸声。小陶说：“这是咱们心里想着‘彘老汗’，才听见他喊咱们的！”于是，四个人又天南海北地高谈阔论起来。约莫过了十几分钟，那洪亮的但已经有点沙哑的喊声，又在这寂静的深夜里响起来：“喂！——小陶——老赵！——”

这一回我们听清了。“就是他！就是‘彘老汗’！”这声音，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啊！小陶忽地往起一跃，从地上跳了起来，快步跑到沙梁上，回答道：“‘彘老汗’，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哪！”稍停，又听见“彘老汗”——我们勘探队的管理员，竟兴奋地学着电台的报话员，开起玩笑来：“‘长江’，坚守住‘阵地’，我马上就到！……”

果然，过了一阵，管理员就和炊事员老万摸到我们这里来了。在清冷的月光下，只见管理员嘴里喘着粗气，脸上滚着大滴大滴的汗珠。他握握我的手，又搂一搂小陶，仿佛我们之间

分别了不是一天而是十年八载，唯恐我们眼下又要离开他。他深情地说：“小伙子们！可把你们找到了！都好吧？身上没少什么吧？饿了没有？渴了吧？快，老万，先把开水拿来！”

我们四个人，紧紧地偎在管理员和老万身旁，大口大口地喝着热茶；大口大口地嚼着馍馍、香肠。这可万万没有想到，正准备要当一夜“团长”的时候，管理员和老万竟冒着黑夜狂风的危险把我们找到。谁的心里都感到热辣辣的。不由得回忆起管理员来到勘探分队的情状。……

那是在两个月前，也就是管理员王青盛来到我们勘探分队的头一天。那天我们才从野外回来，正好遇上他。他从送水的骆驼背上跳下来，就亲热地挤到我们这群小伙子中间，扯开洪亮的嗓门，仿佛是相处得十分熟悉的老朋友似的，拍拍这个的肩膀，握握那个的手，亲切地问道：“唉，小伙子们！你们可真有能耐，瞧，沙漠看不到边，戈壁望不见头，一道山叠着一道山，你们是用什么法子找到石油的？……”他走了一天的路，滴水未进，气还没有缓过来，就忙着照顾起大家来了：又打洗脸水，又端茶，又找扫帚。一边替我们扫着身上的沙尘，一边说：“是刚从野外回来吧？你们可真辛苦，真刚强！看，一个个和小老虎一样。可就是不知道管管自己。这戈壁滩的风，刮得人连气都喘不上来，可你们哪，一看就知道没找个僻静的地方先躲躲。今天，嘴里没少灌沙子吧！来，先漱漱口，再喝……”说完，他又帮着地质人员们把标本袋、榔头、测量仪器搬进帐篷。看着他这么热情地忙着，我心想：这个管理员倒挺有意思，好象我们是刚来的新同志，他倒是老主人了。

这天，恰逢周末。按往常习惯，小伙子们为了欢度这个“绿色的日子”，不管天上有没有月亮，照例点燃起一堆篝火，一

拉起手风琴，双脚踏上长筒毡靴，身上穿着皮大衣，快活地跳起舞来。过后，有人提议，叫“歌唱家”小陶唱一支歌曲。以往，小陶总是在热烈的掌声中，欣然领命，满足大家的要求。但今天在攀登山崖时，他把罗盘遗失了，小伙子正在生自己的气，哪来的乐趣？同志们欢迎了几次，小陶依然蹙着嘴，没有唱的意思。此时，我们新到的管理员，走到他的跟前，用他那厚实的手摸了摸小陶的额头。关心地问道：“小伙子，是不是病啦？嗯？没病？那就唱一个，别让大家扫兴呀！”小陶将身子一扭，偏过脸去，仍旧不唱。赌着气说：“我偏不唱！要唱，你去唱吧！”

“叫我唱？好！叫我唱我就唱！”新到的管理员，倒挺随和，他返身走进帐篷，抽了条床单，系在腰间，手里还拄着一根柴棒，学着七十岁老头走路的模样，弓着腰，一拐一拐地走到小陶面前，扮了个怪相，又走到场子当中，用手将八字胡一捋，边唱边表演着：

一个呀子尕老汉 哟哟，七十七那么 哟哟，
再过上四年呀子 哟哟，八十一呀么 哟哟！……

“哈哈！哈哈！……”

他那破锣般的嗓子，学着八十岁老头走路的怪样，逗得全场人都捧腹大笑起来，连小陶也忍不住噗嗤一声，随着大伙笑做一团，笑得两眼直淌泪花。

我们的管理员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从那以后，不知为什么，同志们打心底里全都喜欢上了他。

其实，管理员的的确确也是个“尕老汉”。论年纪，已经五十左右，论身材，他长得不高，却象村墩子一般结实。额前，刻着三条深深的皱纹，时常眯缝着一双眼睛，笑盈盈的。这位曾经在解放战争中，揸着一口大铁锅，扛着一把大饭镗，

走南闯北、东征西战的老战士，已经练就了一副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愁苦、忧伤的倔强性格。正如一块久经熔炼的钢铁，经得起锤打，受得住磨炼。在任何艰苦的情况下，再难办的事情，再难对付的困难，一遇到他，就会迎刃而解。

就在周末那天晚上，戈壁滩上的风，好象要试试管理员的胆量，来了个“下马威”。那风，从半夜刮起，直刮到天明。一阵比一阵紧，一阵比一阵猛。如同一群饥饿的野狼，在扯长声音，干吼干喊。帐篷四周，被汹涌的沙浪咕涌咕涌地掀腾着，仿佛有千面锣、万面鼓，一齐摇响、敲开，又好似数十只无形的巨手，要将它连根卷起、撕破、拔走。

嘿嘿！浩瀚的戈壁，茫茫的沙原，你再横暴地抖威风，再凶猛地来凑什么热闹，也吓不走我们这些年轻的大自然的主人，也吓不退我们的听惯了枪炮声的“尕老汉。”我们比风沙还要厉害哩！你看，地质人员们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照样，钻在被窝里蒙头大睡，风越刮，反倒睡得越香越甜。“尕老汉”对于戈壁滩向他表示的这番盛大的“欢迎”，更是若无其事。开始，沙浪每拥动一次帐篷，他便喊一声“热闹！”帐篷内，每扑进一股寒风，他便跟着说一句：“凉快，真凉快！”渐渐地，他便在“热闹”、“凉快”和狂风的呼啸声中，拉起了鼾声。天一明，我们睁眼一看，两顶象绽开的雪莲似的帐篷，被大风刮出老远。每个人的被子上，全铺上了一层灰白灰白的沙粒。两顶帐篷里的人，睡得齐齐整整，象四四方方的两块图案，摊摆在旷野里。“尕老汉”从被子里往外爬着，一面吐着嘴里的沙粒，一面嘻嘻哈哈地说：“小伙子们，我说老天爷还是个脓包，它光吹走了咱们的帐篷，为啥不把人也吹走？我倒真想腾云驾雾，一个筋斗翻它十万八千里，不上两天时间，就把柴达木的‘宝’探个一清二楚呢！……”

但是，在吃早飯的时刻，我见管理员把分队长叫到了一边，蹲在地上。他脸上消失了喜盈盈的笑容，浓黑的剑眉往高一挑，眼里射着严肃的光芒。只听他说：“分队长，以往你们遇到象昨天夜里那样的大风，也是这样过日子的？”分队长哈哈一笑，毫不在意地说：“野外嘛，又不在大城市里，咱们搞的又是普查工作，在这住不上多久；再说，小伙子们也习惯啦！”他又说：“马马虎虎，能过就对啦！怕啥？风把帐篷刮走，咱们再把它找回来撑起、钉牢，不就有了‘房子’？反正大风吃不了人！怎么，‘尕老汉’，你有些受不住了？惯了就好啦！没关系！……”此时，我见管理员忽地往起一站，象是受了轻蔑的嘲笑似的，双眉拧成一团，生气地说：“‘受不住了？’那我就不会三番五次请求党，在转业的时候派我到柴达木来工作！……”分队长一见他那副严肃、正经的神态，意识到自己说冒了话，急忙解释。半天，管理员的脸上，才恢复了喜盈盈的笑容。还批评分队长：一天起来，不该老是“构造”长、“构造”短的，应该多想些办法，出些主意，使野外生活过得更稳当，更有规律。

“想什么办法？出些主意？柴达木这个新探区，开发了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。木头，眼前沒有一根，砖头，找不到半块，莫非叫分队长给你凭空盖一座大楼？哈哈！尕老汉，你到柴达木是‘探宝’来了，还是享受来了？你是建设来了，还是……”我心里独自嘀咕着，替分队长反驳管理员的批评。我又想：“尕老汉！听人说你很有办法，现在，正是用武的时候，怎么不显显你的本领呢？……”

一两天过去了，也沒听说“尕老汉”想出什么巧妙的方法。只是看见当野外人员出工以后，他就扛着一把洋镐，离开营地。当野外人员收工回到营地时，他也扛着洋镐同时走向帐篷，忙

着给同志们端水、端饭。三天过去了，我们仍旧住在帐房里，没有任何变化。只是在这三天内，“尕老汉”的说笑声少了些，每逢晚饭一开完，他就不声不响地走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小陶曾很关心地向炊事员老万问了两次，老万闪着狡黠的眼光回答道：“谁知道他干啥去了，反正大呼呼的一个人不会让野狼叨了去！”后来，我发现晚饭一开毕，连老万也不在帐篷里了。终于，在第八天头上，当我们吃晚饭的时候，管理员走到分队长跟前说：“分队长，今天晚上不开会吧？”“不开，你有什么事？”管理员说：“不开会，能不能趁下午这点时间，把家搬一下？”“搬家？搬什么家？”大家以为要另换一个新探区，有了新的命令，就一齐跑到他俩跟前，探问起搬家的事情。这时，只见管理员哈哈大笑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脸上堆满了喜盈盈的笑容，用手将八字胡一捋，咳嗽了两声，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小伙子们，今天晌午，我和我的‘老伴’（他把老万这样称呼惯了）正给大伙蒸饅饅，打头顶突然飘来一朵黑云，我俩屈指一算，料定今晚必定要来一场大黄风，于是，我和老万对着南边那几座荒山野谷吹了三口‘仙气’，待‘仙气’一散，从地上就起来了三座小‘洋房’。走，大伙看看去，要是顺心，咱们再搬！”

我们跟着管理员，走过了一片半公里长的沙滩地，来到他指的这道山谷口。一看，在一派开始风化的岩崖根下，在有篮球场那么大的一块盐碱地上，果然，隆起了三座小“洋房”，形状好象战场上的掩蔽部。我们急忙走到跟前仔细一瞧，“小洋房”，丈许长，丈许宽，一多半挖在地层里，一少半是用坚硬的盐碱土块垒叠起来的，顶部，还盖着薄薄一层红沙柳条。再详细一看，每座小“洋房”还开了四个窗戶；自然，窗戶沒有安玻璃，而是用透明透亮的有光纸糊成。最叫人感兴趣

的是每座“洋房”的门口上，都闪耀着几个夺人眼目的大字。中间一座，写的是“勘探之家”，右边，是“野外医院”，左边，则是“昆仑餐厅”。这些字，全是用戈壁滩上最漂亮的闪光的石英石镶嵌成的，然后再染上了红、蓝墨水。同志们一边看，一边连连喊好。当我们走出最后一座小“洋房”时，分队长握着管理员的手，半天，他才说：“……你和老万，这几天就没好好休息吧？……”这时间，管理员王青盛见同志们还满意这个新“家”，那张生气勃勃的脸上，双眼又眯缝成一条线，亲憨憨地笑了。……

从此，戈壁滩上的大风沙，再也不能搅扰我们了。尽管有时它也会从老远的地方跑来，盘绕在我们营地的上空，豁出命地逞凶，威胁几下，但又有谁去理睬它呢，人们坐在管理员和老万盖起的小“洋房”内，全都安静地读着书报，整理着一天的野外资料，或给远方的亲人朋友写信，丝毫没有在野外荒滩工作的感觉。

从此，我们不但喜欢这位新来的管理员，同时还对他产生了一种敬爱，“尕老汉”的绰号，也很少有人叫了。

日子一长，我们新来的管理员，所管的事情也就更多更广了。

出工前，当你准备提起水壶去灌开水时，它早已经是满满的了，干粮袋也装得鼓囊囊的，谁的绑头把断了，准备找家伙收拾收拾，管理员却拿着换上新把的绑头送到你的面前，说一句：“小伙子，往后可得注意啊！一根绑头把也跑了几千里路，来得不容易呢！……”星期天休息时，你还能看到我们的管理员把他的床单拿出来，围在头发长得很长的地质人员的脖颈上，给剪发、剃头；他的技术不太高明，发理得象被啮鼠啃乱咬过似的，但一经收拾过，浑身上下倒凉爽轻快了许多。

不过，说老实话，自从他一来分队，简直把我们这群过惯野外生活的小伙子，管束得都有些“不自由”了。

从前早晨，当昆仑山披着轻纱似的衣裙蒙头大睡的当儿，我们就起了床。睡意未散，眼没睜圆，只一会功夫，就匆匆忙忙地用完早点，登上连老鹰也不曾落脚的岩崖，去寻找“黑金”。个别的地质人员，就拿小陶来说吧，有时连脸也不想洗，牙也不想刷。他说：“戈壁滩的水，来得不易，有那洗洗刷刷的时间，倒不如描述段岩性！”现在，可不行了。刚从被窝里一爬出来，管理员就把一大盆洗脸水摆在帐篷口，守在一旁，还满有风趣地说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路是我踩，要从这里过，留下……唉，小陶，你还想偷渡关口，不受检查呀！来，快来！不洗可不准吃饭！”小陶说：“嗨，算了吧，咱是探宝来的，又不在戈壁滩谈恋爱。”“怎么？人是为谈恋爱才活在世上的？才洗脸刷牙的？瞧你这副长相，要是真的谈起恋爱，还不把对象给吓跑了。”管理员一手抓着小陶，边拉边说：“咱们是建设者，没条件不说了，有条件就得先把咱们‘建设’‘建设’，要是连自己也照管不了，怎么能在戈壁滩上盖花园呢？”说着，他就把小陶的头按在洗脸盆里，非洗不可。

这天早晨，小陶正要收拾行装，准备外出，又被管理员拉住了，说什么也要叫他等一会再走。小陶两只大眼闪着莫名其妙的光亮。等管理员把他拉回小“洋房”，按到床上，轻轻地用手抬起他的右脚时，这才明白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管理员硬逼着小陶脱鞋。他两条剑眉一挑，又“生气”了：“还笑呢，看你的鞋，都狮子大张口了！用根布带子一绑就能走路了？”小陶洋洋自得地说：“‘活动鞋’美啊！沙子灌进去，不用人倒，它自个就出来了。”却不知，小石子钻进了鞋里，已把小陶的脚磨出了一个血泡。管理员看着小陶，心疼地搔着脑袋，

那脸上的神气，活象一位慈母看见自己孩子的脚上打起了血泡一样。他转身走出小“洋房”，端来一盆水，硬逼着小陶烫了脚，然后从帽沿上抽出一根针，弯下腰，替小陶把泡挑破，又用手挤去血水。等小陶换上新鞋，管理员这才放心地喘了口气，直起腰来，望着飞跑而去的小陶的背影，那张生气勃勃的温厚的脸上，双眼又眯缝成一条线，亲慈慈地笑了。

夜晚，戈壁滩显得特别安静。从隔壁小“洋房”内，不时地传来同志们呼呼入睡的鼾声，此起彼伏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久久地不能入睡。一闭上眼，管理员给小陶挑血泡的那些轻柔、细致的动作，就重新浮现在眼前。

正在这时，耳旁听到从“昆仑餐厅”传来老管理员的咳嗽声。怎么，夜半更深了，他还没睡？我披上衣服走出“洋房”，看见“昆仑餐厅”的窗口透出一丝灯光。又听见“丝丝”的声响。我从窗口一个被风吹开的小裂口朝里一望，只见管理员坐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，双膝夹着一只破皮鞋（右腿下，还摆着五六双），正眯缝着一双眼，聚精会神地用他那拿过大饭鏊的手，将一根穿着麻线绳的晶亮的针，向破皮鞋的裂口处穿去。

“管理员，你还不睡啊，又在忙着啥？”

“嘿嘿，上年纪的人，瞌睡少，小伙子，你怎么不睡啊？”

“……管理员，你这么忙下去可不行啊！时间一长，你能吃得住吗？”

管理员抬起了头，眯缝着一双眼，亲慈慈地笑着说：

“吃得住。一人受点累，可大伙就能少为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操心，腾出更多的精力，多找出几个‘石油构造’，比啥不强？”随后，他又遗憾地感叹着说：“……我小的时候，没赶上好年代，上不起学，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。没有学会这‘探宝’的能耐，多做些粗活，还行啊。……”过了一会，他又说：

“小伙子，你说是吗？只要是为大伙办事，什么不是革命工作？”。

昏暗的灯光，在他那双厚实的手上摇曳着，那双手，穿针引线，多么灵巧、熟练！我想，他这缀鞋的本领，是在战斗中就学会的吧？这时，我们的管理员又抬起了头说：“小伙子，依我看，咱们这野外队就好比过去的野战军。今天奔东，明天往西，每天都要走八九十里路，一座山就象一片碉堡，哪一天不攻它个十来座？……”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他又接着说下去：“爬山，走路，鞋就费的多了。穿破一双丢一双，多可惜呀！咱这柴达木，是个新探区，地区大，路又远，各行人员不能马上配备齐全，一个人就得顶三个人用，什么本领也得学会它，光伸手向上级要，张口向组织喊困难还行？……哎哟，夜深了，咱们睡吧！……”

晚上，当我重新躺在床上睡下时，咀嚼着管理员这番话，心想：这位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老炊事员，他仅仅是我们的管理员吗？不，他也是我们的老师。……

持有奖章的人

明天，我要离开柴达木了。傍晚，我走出帐篷，去寻便车，突然，从冷湖那个方向，驶来了一辆小嘎斯，停在帐篷医院门口。紧接着，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，满口喊叫着大夫，说有一个紧急病人，需要马上治疗，否则，将会出危险。

我凑了过去，见车里躺着一个人，口里正说着胡话：“快！快把‘重晶石’……运上去……”我定神仔细一瞅，不禁失声喊道：“这不是小王吗？你……”

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风沙夜，我和小王同车，从大柴旦到冷湖去。这天，车一出大柴旦，就叫满天的风沙包围住了。风，嘶吼着，沙，猛烈地扑打着，汽车就象大海浪上的小船，摇摇摆摆、晃晃悠悠地向前蠕动着。身上那个冷呀，就如同穿着单衣，在冰天雪地里走路一样。将近午夜，我迷顿顿的，仿佛听到，谁在耳边弹絃撫琴。那声音，真如深山流水一般，尽管有风沙的搅扰，仍不减损他的音色。等我睁开眼，原来是小王在我身边唱歌呢。不知在什么时候，他给我盖上了大衣。我睡眼惺忪地说：“小王，你不累？咱们挨着打个盹吧！”他说：“我睡不着，三更半夜，一车材料，也该防备点呵！”

原先，我是靠车边睡的，由于刚醒，还以为睡在行军床上呢！我想坐起来，和小王谈天，谁知道，刚一翻身，汽车正驶过一个左边高、右边低的小坡，冷不防一下子，把我从车口蹿了下来。昏迷中，只听到小王在喊司机停车，原来他想拉我，没拉住，心一慌，也从车上蹿下来了。幸好，夜黑，风大，车

的速度慢，又是软沙滩。我俩总算没有伤到致命之处；但也正因为夜黑，风大，司机两天没睡，就没听到小王的喊声，自顾自地往前开跑了。

三更半夜，前不着村，后不落店，那山沟里，也许还有饥饿了的瞎熊、野狼；两个人，赤手空拳，水、干粮，一齐丢在车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往前走，是戈壁，往后退，是沙滩；天，还是那样黑，风，还是那样紧。我呢？我惧自己，怎么会把车当作行军床，怎么会给颠下来的呢？

这时，小王挨近了我，突然，他难受起来。他说：“老李！我耽心，我耽心……”

“耽心什么？”我说着。“如果你耽心，咱们就往大柴旦的方向走，往后走路近点。”

“往后走？”他停了停又说：“自我到了咱们部队上，跟我们营长打老蒋，还没后退过一次呢！”

“那你耽心什么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耽心，咱们坐的那辆汽车，千万不要返回来找咱俩；再说，这条路上，来来往往，汽车不断，冻一夜，没关系。咱们坐的车，回去晚了，可就耽误钻探啦！”

夜越深，天越冷，我越走越没劲。就和小王拔了些荒草，盖在身上，在一个沙窝里暂时休息。小王比我年纪小，进盆地不久，象今天晚上这种情况，恐怕还是头一次，他能熬得住吗？只见这时他从怀里掏出个又圆又硬的东西。经我再三追问，他才说是一枚奖章。

小王原先在西安警卫团工作。后来，他听到柴达木需要警卫人员，就向营长讲了，说他愿意去。营长说他身体不好，有羊羔疯病，就没答应。这时候，在战场上从未流过一滴眼泪的